

卷之貢內傳祀考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正義曰。良字子房。以爲韓之公族。姬姓也。按王符皇甫謐並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大父。祖父。父。開地。名。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系本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三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師。古日倉海君。當時賢者之號。得力士爲鐵椎。

重百二十觔。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

之伺物。必伏而候之也。擊秦皇帝博浪沙

中。地理記云。鄭陽誤中副車。漢官儀天子屬武縣有博浪沙。車三十六乘。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

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

下邳圯上。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直猶故也。一曰正也。謂願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歐烏爲后反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東阿縣東孔文祥曰黃石公在濟州  
鬚眉皆白狀杖丹藜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

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  
沛公拜良爲厩將。官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  
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  
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卽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

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  
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  
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畱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  
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峣下軍。峣音堯良說曰。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  
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索隱音試令  
幟音試令

酈食其音力異飢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

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籍。也。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倍背同。沛公曰。

鮑生服虔曰。鮑人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

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

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

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

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沛

至鴻門項王留與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使請以劍舞項伯亦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直

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從間道走軍。令張良留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受璧置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必沛公也。漢王賜良金百鎰。服虔曰。二十兩曰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

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遣良歸韓。良因說

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

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

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

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梟。勇健也。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撓弱也。音女教反。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

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與先生因行佩之矣。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食其未促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  
籌之。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

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  
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一作囚封比  
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

式智者之門乎。

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曰

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

革者。謂廢兵

車。軒者。朱車也。

倒置于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

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

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